

以恒心和淡定平衡生活的翘翘板

吕鸣鸣（环72）



吕鸣鸣，北京人，清华大学环境工程学士（1992）、硕士（1995），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博士（2000）。现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工学院环境专业副教授。

我是一个普通的清华人，在校8年期间属于芸芸众生之列，除了外语和喜欢写点东西外，没什么可圈点的。92年环境系毕业以后，我很幸运地又在本系读了3年的研究生，大概从小习惯了高校的气氛，我十分向往留校的。当时水涨船高，硕士生几乎不能留清华，所以就又一次随大流出了国。

到了乔治亚理工学院，那红砖尖顶的小楼还有那攀延的青藤让我觉得那是属于我的地方。做研究的时候，跟导师和其他老师的距离自然就近了，发现这些名校的精英们都还很随和，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境界。当时外国人，尤其是从大陆来当教授的还不多，所以我

只好把这个过于远大的理想悄悄地埋在心里。我当时的研究课题是污染物在热解过程中的生成机理，有点偏化工，对于我的背景是挺难的，要学很多东西。我基本上以实验室为家，没事就去作实验，所以后来“外务”的时候，导师也没太管。现在想来，在一个新的环境，一定要先打好基础，建立信任，以后才会路更宽。

当时美国正值IT热，许多人都投身于IT热潮，毕业快，挣钱多，我自己只是学了几门跟计算机有关的外围课程，比如地理信息系统(GIS)，便有幸得到了一个5大(普华大道)的工作。我们的部门做过环境方面的诉讼，具体来说是做数据分析。跟本行也还沾边。两千年IT退潮的时候，正好辛辛那提大学有我这个领域的空缺。

辛辛那提大学虽然地处美国中西部，它的环境系却是很强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全美国排名前20名左右。它的环境系同清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84年，我的导师郝吉明院士是该系毕业的第一名中国博士生。近30年来，清华为它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也树起了牌子。

2001年4月13日星期五，是我人生这最重要的一天之一，我站在辛辛那提大学的师生面前，做面试的学术报告。头天晚上我太紧张了，后半夜才睡，闹钟竟也没响，早上是被来陪吃早饭的两位面试官叫醒的，又尴尬又冷场。好在大家都很友好，我很快就放松了。我的学术报告做得很好，我的研究方向比较

偏理论，听起来比较高深。我讲的很有激情，一则比较热爱，二则准备的好，问题也基本回答出来了。就这样，我拿到了自己所梦想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清华人用他们的优异成绩，在美国，以至世界树立了响当当的品牌。在亚洲，人们不一定知道乔治亚理工学院，但他们一定都知道清华。在我周围，越来越多清华的校友，系友挤身在欧美的象牙之塔。

现在国内也纷纷采用美国的教授考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在筛选人才上是严字当头，但也是相对客观合理的。在5-6年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团队，这带给新人的压力是很大的。对多数女教授而言，还有家庭的压力。所以美国高校里关于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讨论一直都是热门话题。

2007年，我通过了考评，成了副教授。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说，教授这个职业靠的是25-30年的不断奋斗。一定要可持续发展，有张有弛。一定要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在美什么都要亲历亲为，每天都被点滴小事填得满满的。因为工作，儿子2岁的时候跟着我去了墨西哥，赶上台风WILMA。女儿1岁的生日是在新加坡度过的。他们长了见识，还捞到了乖乖的美名。我自己呢，剩下近20年的路，我愿继续孜孜以求。

这些年我由衷地觉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积累，日后都能派上用场。特别是学工程的，经验十分重要。记得我们91年暑假去东莞测量，结束后单位慰劳我

们安排去了趟深圳。当时的深圳，是改革的前沿，也是那些年毕业分配的热点。然而给我们带队的博士却领我们参观了那里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烧厂。我们没有沐浴到资本主义的香风，却闻来一肚子臭气。20年后，我从心里感谢领队的郭博士。如果没有实地经验，只有纸上谈兵，操着外语的我教起学生来恐怕就没有那么自如了。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的环境是关于民生的大问题，我们做得是脏活，改善的是大家的生活质量。

写此文时，我注意到自己多次用了“幸运”一词。我平时总是感慨自己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少有命运的垂青。回首过去，我想这些关键时刻的幸运，是因为机会来临的时候，我正好有所准备吧。另外，字里行间流露的，还有一个苦字。上清华苦，读博士苦，拼终身教授(TENURE)苦，加上两个年幼的孩子，怎一个辛苦了得。也许是在高校里，比较能够淡定吧。等你的屋檐下有了需要你遮风避雨的小家伙，你肩膀上有了责任，你会更多地认可平平淡淡中

的幸福和稳定。

因为平凡，我在校的8年期间，也挺苦闷的。每个进了清华的人，都是当地的尖子，竞争也是很激烈的。看见别人都在你前面，苦恼是肯定的。我想跟学弟学妹们说，不要为自己的平凡，平庸而苦恼。坚持并且尽量去ENJOY。平衡生活中的各种需要，是人生永远的课题。在校期间，是学习和各种活动的平衡，工作后，是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清华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起点，我们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变革时代 逐波争流

涂卫东（焊71）



涂卫东，重庆人，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士（1992），西南交通大学硕士（1995）。曾任重庆大学讲师、成都瑞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广州瑞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天讯瑞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通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主持公司全面工作。

乡村凤凰

三十年前，在中国西南重庆的一个贫困小山村，一个初中一年级的男生立志要报考清华大学，当他的同学、老师、校长听到后，都哈哈大笑！因为那个时代在那样的落后小山村，能够考上中专就是凤毛麟角，考上大学就是奇迹，考上清华大学更是做梦！但是，这个小男孩坚持自己的梦想，在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终于在87年考上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充实、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五天五夜长途奔袭，终于到达了首都，没有疲惫，只有惊喜！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到北京，怎么到学校呢？不免又担心起来，但刚出火车站，就看到了清华大学新生接待处，感觉好亲切！清华的学习生活是快乐的，因为首先没有生活之忧，国家提供的助学金能够满足基本生活，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要是像现在，没有补助，还要缴纳昂贵的学费，我看我的麻烦就大了。说句心理话，非常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清华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一直激励着我，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有理想、德才兼备的人才。我认真学习，学习成绩还不错，几次获得奖学金，还获得“光华奖学金”。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任过两届班团支部书记，积极为班集体建设服务。我是焊71班的一个“缩影”，我们全班同学学习认真、思维活跃、思想进步。我们还“走出去、请进来”，积极组织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深入企业、了解社会。在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班曾荣获“北京市先进集体”，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92年4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毕业，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为我在清华五年的学习生活画上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

职场征战

清华大学毕业后，我被推荐到了西南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95年毕业，被分配到了重庆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理想多半是成为“家”，比如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为国家工作，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时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打乱了我们最初的职业发展规划，被卷入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也不例外。

重庆大学任教两年后，就“下海”了，到了一家美国独资企业成都瑞达（Reltec）公司，它是美国Reltec通信在亚太的独资研发中心。我任职研发工程师，机会不错，被派到美国总部培训6个月，提升了研发能力，还有机会接触



了“资本主义”。三年后的2000年，美国Reltec被英国Marconi通信收购，我调到了美国Reltec与广东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合资公司广州瑞达（Reltec），辗转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2004年，广州瑞达外资部分被中资收购，成为国有企业；2008年，广州瑞达与广东天讯两家国有企业重组，成为天讯瑞达公司。公司资本结构在变化，性质在变化，管理层在变化，我的工作也在变化，先后任职研发项目经理、工程项目经理、市场销售部经理助理、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无论什么岗位、什么职位，我都能充满激情地去工作，职业也在发展。我在外商独资企业干过、在国有中外合资企业干过、在国有企业干过，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都能认真努力地工作，但是我更愿意在具有国有资本的企业工作，在这样的企业我的归属感更强烈，使命感更强烈。变革时代，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事业的追求、工作的激情和为国家服务的情怀。

任重道远

中国通信服务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2011年产值约500亿，“十二五”规划到2016年产值达1000亿。中国通信服务为了发展其软件业务，与全球排名第一的管理咨询公司美国埃森哲Accenture联姻，于2009年底组建了合资企业中通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卓越的全球化的行业信息化软件供应商。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坚定地前行，但

是其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独资、合资企业，是为了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搞活中国经济。但是，现在的中国强大了，现在的合资是为了更大的野心，征战全球市场，搞大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浪潮仍在翻滚，把我也卷到了一个新的舞台。2010年1月，董事会任命我担任合资公司副总裁，主管市场工作，今年1月，董事会任命我（代表中方）主持公司的全面工作。中通服软件国有控股60%，我深感使命的光荣、责任的重大！合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我有信心和决心，不辜负中国通信服务和董事会的期望，把公司打造成为一个面向全球、卓越的、强大的软件企业。

清华精神

母校清华一直是我力量的源泉。清华毕业后，每隔几年我都会回一次母校，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同学聚会，有时是校庆，有时是与朋友一起。每回一次母校，精神力量就增强一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已成为我的座右铭，成为我人生的信条。当我处在人生的低谷时，她为我指明方向；当我前行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她为我增加力量；母校清华是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但不变的是我们对工作的激情，对事业的追求，为国家服务的情怀。☑

做个厚德载物的清华人

刘旭（铸7）



刘旭，北京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士（1992）、经济学学士（1992）、技术经济学硕士（1998）、哈佛大学商学院TGMP13研究班（2004），曾任诺基亚网络大中华区战略与业务发展部负责人、大中华区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现任UBS瑞银集团投资银行董事、中国市场部负责人。高级经济师。是瑞银集团中国公益事业委员会委员（2007-今），清华大学创业协会特聘创业导师（2009-2012），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特聘创业导师、全国大学生平安励志创业大赛决赛评委（2009、2010、2011三届决赛）。

清华本科毕业后的20年间，我工作了18年，6年多通信行业企业、12年金融服务与投资的经历，此外在母校经管学院脱产学习取得了硕士学位。最近的五年，主要是为一家总部设于瑞士的跨国银行建立其在华金融服务品牌，展开一系列的市场化业务推广与品牌造势策

划。正是这些年来的职业生涯，让我不断思考做事与做人之间的关系。

17年前，一则同时出现在通信类和生活类主要平面媒体上的企业品牌形象广告“做事先做人”打动了我。然而在经历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后，对照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们是否真的已“不惑”？关心社会进步，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随时随地想到或做到厚德载物，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而不仅仅只关心“自强不息”的那些事儿，非要等到“万事俱备”再去“厚德载物”？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利己和利他往往不能两全。在外企，尤其是金融类企业，人们关心的提职、加薪、拿奖金，这三项几乎成为平日里周围人提到成功时最常用的指标，并被普遍地认为这就是“自强不息”。其实这是金融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也算是一种百年传承。因此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市场环境和内在的逻辑性，与你是否喜欢它无关。身在外企，我因没有资格反对周围人的观点而纠结。一位在金融市场领域很有造诣且代表国家进行投资的清华经济双学位的同班同学曾与我长谈，鼓励我继续坚持工作之余推动公司在华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厚德载物”的人，在能力所及的领域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清华同学的鼓励让我重拾信心。作为公司中国区公益事业委员会委员和主要践行者，我参加了2009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郊区、2011年泰国东部山区汶东等地的亚太区志愿者项目，并且和同事们一起首次把公司的亚太志愿者项

目引入中国，为北京的特殊孩子学校和郊区农民工子弟学校送去了来自一家瑞士金融集团的、有着十多种不同国籍的员工志愿者们的爱心。由于客观原因，这些孩子比同龄人缺少关爱、机会和信息。而这些利用自己年假、自费旅行来中国做公益的公司员工志愿者带给孩子们的，正是这些孩子需要重拾的信心、缺少的爱和融入社会的机会。“周末英语”平台在对口援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搭建了起来，迄今已有几十位在中国区工作的中外籍员工参与到“用英语沟通联系世界”的周末志愿者项目中。公司承诺帮助的特殊学校孩子们，有更多机会与包括母校清华在内的首都十余所高校大学生互动学习、与NBA国际球星切磋篮球技术、在中央音乐学院历史悠久的音乐殿堂里以及音乐大师的指挥下与音乐专业同龄的孩子们同台表演。每当看到这些孩子们运动或演出时喜悦的笑脸、他们父母在场外或台下惊喜的表情、孩子们专心聆听志愿者演讲时充满渴望的眼神，没有人不会为之动容。

每当我清晨跑步、周末游泳、偶尔休假在滇西北的密林中用镜头捕捉生命绽放的野生植物和身形矫健的野生动物时，耳畔都似乎在回响着清华东大操场下午四点广播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生命之歌。今年四月，是母校101周年也是1987级同学毕业二十年再聚首的日子。放眼未来，我们八七级的毕业生还有一半多的人生等待书写，让我们用激情与成熟面对真实世界，继续胸怀当年理想，自强不息做事，厚德载物做人。☑